

■永續攝影實踐工作坊令參加者對川龍有更認識。



■改建後的貫文空間仍保留着學校招牌。

端記茶樓、三生酒廠及鮮甜的西洋菜分別是川龍村標誌性景點及名物，而川龍村亦是大帽山登山客必經之地。川龍村貫文學校於1958年重建招生後，1988年因收生不足停辦，此後學校荒廢被叢生雜草包圍。近年，貫文學校由香港攝影文化協會租用，重建後沿用舊名原址開設「貫文空間」推廣攝影文化，以另一種方式保留歷史。

記者 黃依江 部分圖片由香港國際攝影節提供



■貫文學校有逾60年歷史。

活化貫文學校 延續川龍故事

香港鄉郊現時約有180多間廢校，部分已在「可供短期使用的政府用地」計劃下獲非政府機構或社企租用。隨着市區藝文展場地缺乏，文化機構開始將視線投放在鄉郊地帶，廢校如何變身文化空間？怎樣與所處地區聯動發展？「貫文空間」絕對起到正面示範作用，「貫文空間」經改建後保留了風骨錚錚的四字學校招牌，兩間課室變為兩個闊落的展廳「明室」、「暗室」，現時該場地正舉辦黃淑琪和柏齊的個人展覽，內容是兩位影像藝術家根據為期兩年的川龍田野考察，用影像呈現川龍的二三事。香港攝影文化協會董事會成員孫樹坤(Leon)稱：「我們希望這個空間可以接觸到人與這個地區，給來者一個機會，思考自身與環境的關係。」

推廣川龍聯結人與地

貫文學校改建成「貫文空間」，令香港攝影文化協會終於有一個自家恒常展覽場地，這亦令Leon感欣慰，但將此處作為香港攝影的地標來發展，他們卻也沒有這樣的野心。Leon相信「貫文空間」的價值是聯結人與地方，而攝影的魅力自然會在這種聯結中抽絲剝繭般展現出來。Leon最難忘是今年3月英國藝術團體The Sustainable Darkroom成員之一的Alice Cazenave舉辦的永續攝影實踐工作坊，藝術家帶參加者在川龍沿山行走採集植物，然後大家拍攝照片，再用採集的植物作為顯影劑將照片沖印出來。Leon說：「當攝影與周圍環境有聯結，人們不僅重新認識了川龍，也重新認

識了攝影藝術和自己，這是種很好的啟發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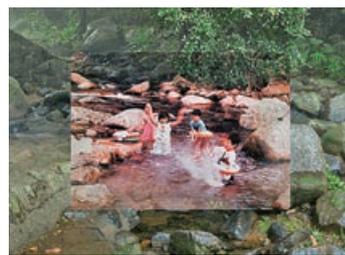
貫文空間成攝影基地

1958年貫文學校重建初期，校方只辦一至三年級，由於僅得兩間課室，不同年級要輪流上課，全盛時期學生有180人，不少年長村民也是該校舊生。1988年因市區學校普及，貫文學校因收生不足而「殺校」，但閒置後校舍也常被村民使用，包括曾有學校老師因結婚當日遇上颱風而轉在校舍內擺酒；逢年過節村民也會在校舍內的灶頭煮食，在操場上分享盆菜。相比其他廢校，貫文學校所處的川龍已算是交通方便，有固定可直達的巴士及小巴路線，由荃灣市中心搭的士，車程亦僅需十多分鐘。「貫文空間」開幕後，經常有遊客致電詢問空間是否營業，期望前來觀展。而香港攝影文化協會也設想有更多跨國、跨地區合作，Leon稱：「開幕當天已經有一位韓國攝影節負責人前來，打探可有合作可能，因為不是太多文化團體會利用廢校作藝術空間，所以外界都很感興趣，相信藉此空間，我們未來也能與更多其他地方的攝影文化機構達成合作。」Leon認為「貫文空間」將成為香港攝影文化協會與外界交流的基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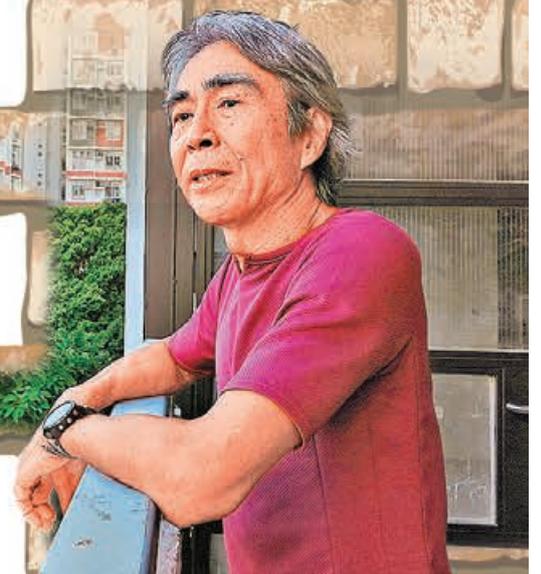
■藝術家在川龍採集植物，並製作顯影劑。



■村民以舊照片回顧川龍的過去。



■孫樹坤視貫文空間為聯結外界的橋樑。



改建村校以民為本

「村校」貫文學校改建項目建築師洪彬芬(Fanny)在規劃時亦顧及村民與該棟建築之間的感情，在展廳外將一部分空間留給村民。Fanny是香港少有做文物保育工作的建築師：「通常做古蹟修復和改建，第一個問題總是有沒有地方需要保留？貫文學校雖然並非政府認定古蹟，但我們也要先去了解學校歷史、學校與川龍村的關係。」Fanny發現，貫文學校其實也是整條村的一個集體空間(Community Space)。至於Leon將廢校大變身，令很多人的想法改變：「廢校可以有這樣的可能性？我們總是覺得文化空間、展覽場地不多，若大家看到像我們這個案例，相信也會對這些閒置空間有新想法。」